



# 金鷹

jin ying

(美) 弗兰克·耶比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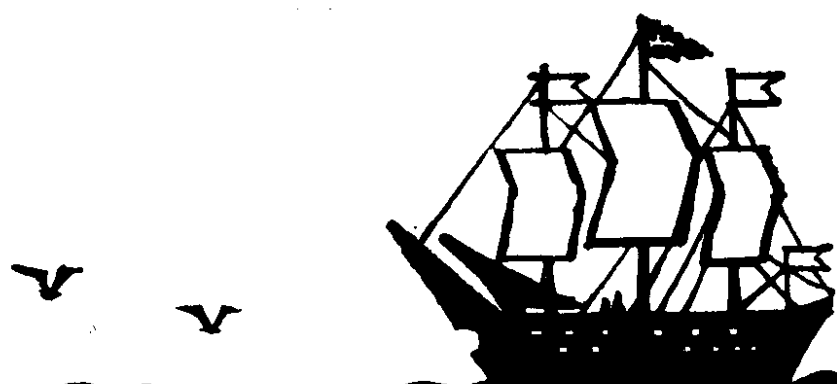
# 金 鷹

〔美〕弗兰克·耶比著

庄智得译

芮鹤九校

福建人民出版社



## 内 容 提 要

这部小说描写的是惊心动魄的冒险、复仇和离奇的爱情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十七世纪末英、法、西列强争夺海上霸权时，印第安等民族备受蹂躏和掠夺的惨况。

封面设计：陶雪华

插 图：盛姗姗

地图绘制：顾永快

地图译名：姚惠荣

## 金 鹰

〔美〕弗兰克·耶比著

庄智得译 芮鹤九校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12.5 印张 2 插页 259 千字

1981年10月第1版

198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7,280

书号：10173·258 定价：1.05元



加勒比海地区  
1697



M.A. 托马斯

这一带高空中一点风也没有。时而有一座灰黑的云山，由于过份沉重而下坠到几乎触及加勒比海海面；海面上却是有风的，象圆顶屋和尖塔那样高耸的云雾被撕成细长条，飞快地飘到下风头，消失在咆哮的白色浪花上。浪涛雷鸣般地猛烈冲击着瓦什岛的岩岸。

基特·杰拉多纹风不动地坐在一卷涂过柏油的绳索上。实际上，他的精瘦的身体是在不断地晃动着以抵消“海花号”的疯狂的颠簸；只是他十分灵巧地掌握着身体的平衡，来对抗这艘整洁的双桅船在大风浪中的猛烈跳荡，以致看来他好象根本没有晃动。

他坐得这样稳，当伯纳多·迪亚士顶着呼啸的风浪，步履艰难地走到船尾来时，也不得不停下脚步向他注视。要不是他黄金般棕色的头发在狂风中飘拂得如同勇猛驰骋的骑兵的旗帜，基特就会是万勒斯库画幅上一个栩栩如生的形象，他瘦长的身躯——即使在静止的时候也显得轻柔灵活，他的紧身衣和十足的西班牙式马裤的浅黑色调，更加生动地刻画在白墙似的浪涛的背景上。他看来很象一个年轻的哈布斯堡官

廷的下级贵族——除了当伯纳多走近时看到的、基特在热带烈日下长期曝晒变成古铜色的宽阔胸膛，这时他的紧身上衣从喉部一直敞开到肚脐，他的胸膛象波浪一样闪闪发亮。

在基特的突起着条索状肌肉的、板块样的腹部，系着一条金线织的宽腰带，这同他的庄重的衣服形成鲜明的对照；而当伯纳多注视着他的时候，基特精瘦的手指正在抚弄缚住腰带的结头。一会儿，结头解散了，基特拉下腰带，用双手把它摊在他撑开的双膝上。

伯纳多已经多次看到这样的动作了，这时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因为他知道这动作意味着什么。从他站着的地方，他看不到那面旗幡上——就是现在被基特用作腰带的——金底黑鹭的图案，然而他知道图案确是在那里；因为当他们第一次看到这东西的时候，他就是和基特在一起。不，他看不到这个黑鹭标志，但是他能够看到基特的脸。看到他的嘴紧紧地绷成一条线，他的蓝色的眼睛变成冰川上的寒冰，他的手指节由于用力紧攥而发白。

伯纳多忧伤地回忆：从前某一天，那面黑鹭旗——它和这个阴郁的世界上的其他任何事物一样，要对他们两人待在这艘倒霉的船上一事负责——曾经在午后的阳光下轻快地飘扬在一个骑士的长矛上。他全身披挂，威风凛凛地骑在一匹奔腾的安达路西亚骏马上，率领一队骑兵，经过加地斯城的狭窄的街道。

加地斯——呵，加地斯！它的白色的城墙耸立着，犹如梦境，它是蓝湛湛的大海上的一颗明珠似的城市，它有一丛丛低矮的平顶屋，一条条曲曲折折的街道。真有一个地

方吗？还是它太虚无飘渺，只不过是一个胡思乱想的幻景，就象基特的名字那样缺乏真实性，就象一个少年嘴里说的流利的卡斯底里安语那样难以理解？——他的眼睛象挪威峡江一样碧蓝，他的头发卷曲浓厚，披垂在宽阔的肩膀上，好象伊比利安的阳光，沉甸甸，如黄金。

伯纳多摇摇头，佝着身子顶着风向他的年轻的大副坐的地方缓慢地走去。伯纳多·迪亚士，这个改了宗教信仰的犹太人，看来确实奇特。他的肩膀比一般人宽一倍，他的胳膊长满了粗壮的肌肉。他的胸部也很宽阔，但是他的腿却比烟斗杆子还细，瘦弱而弯曲，令人难以置信。十二年在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的囚犯船上，再加四年在柏柏尔人酋长哈利夫的囚犯船上，把一个人弄成这个样子。现在伯纳多三十九岁，看上去却象五十岁了。“无论阿拉伯人还是基督徒，”他会木然地说，“他们的鞭子都是毒辣的。”

他望望“海花号”那几根赤裸的桅杆，就扯起一幅飘动的船头三角帆和一幅斜杠帆吃着风，然后回转头看着他的年轻的大副。

“我有消息，基特，”他说，“坏消息。那些人变得越来越险恶了。”

基特耸耸肩。“我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不是差点儿就叛变呢？”

“今天他们更加要叛变了。我们正处在一个大风暴袭击之中，他们也知道。在海洋上这是够糟糕的，但是如果在这二百里格<sup>①</sup>海域中最好的港口以外二英里处停泊下来，并被

<sup>①</sup> 一里格约为三哩或三涅。

打得粉身碎骨——唉，他们不懂这一点。”

“他们懂得这道理。”基特的声音甚至降得更低，但是声音里有一种锐利闪亮的锋刃。“他们要去袭击一支拥有二十多艘装备精良的船舰的舰队？”

“法国人在那里有那么多船舰吗？”伯纳多不相信地问。

“有的。在他们看来，‘海花号’是一艘英国船。虽然我同意你的看法：这艘船上的英国人不到十个，但是只要拉扎勒司指挥着它，它总是英国船。即使他们同意我们那经过考虑而提出的不挂英国旗的事实，但是，你想他们会允许这艘麻疯病船驶进他们的港口吗？”

“拉扎勒司！”伯纳多愤激地说，他的声音冷酷而饱含着憎恶。“他是整个事情的祸根！确实，现在欧洲没有一所麻疯病院可以藏匿他的腐烂、丑恶的身体，可是在殖民地这里却有许多地方……”

基特举起他精瘦的棕色的手，捻到他结实的下巴上的淡金色的胡须。他轻轻地拉拉胡须，他的眼睛探索地停驻在伯纳多精瘦的犹太族的面孔上。伯纳多并不缺乏悟性，他立刻觉察到这是一种无声的谴责；但是他考虑到事态的严重，顾不上文雅的情致了。

“你瞧，基特，”他固执地说下去，“我并不是不同情那吞噬他身体的可怕的折磨。但是他有什么权利使你接触这种传染呢？你、我、我们每个人不都是在这条疫病船上吗？这个世界以最可理解的恐怖摒弃了他，但我们是什么人，却要去充当他对这个世界实行报复的工具呢？”伯纳多俯身靠



近他，说服的愿望迫切地在他的声调中流露出来，“他是一个老年人了。那末，假使你当了‘海花号’的船长……”

基特掉转头注视着阴暗的港口。“如果我当了船长，”他慢慢地说，从而使他的语句有份量地、抑扬顿挫地倾吐出来，冷峻而缺乏温情，“我要把这艘妖船驶进卡塔赫纳港里，要到那飘扬着黑鹭旗的城堡，一间房屋一间房屋地炸开道路，直到唐·路易士的家门口。在拉扎勒司指挥下，他们至少还能活着，在我的指挥下，他们都得象狗一样地去死！”

伯纳多向下看看那只黑鹭的翅膀，它展开在金线布上面。

“你不能忘记他，”他喃喃地说，“对吗？”

“忘记他！”基特吸了一口气说。“忘记路易士·德尔·托罗？不到我用手把他的心从胸口挖出来是不会忘记的！”他倾身向前，眼光专注而严厉，一种疯狂的小火苗在他的眼底深处跳动着。

伯纳多痛苦地想道，我也不会忘记他的。唐·路易士是一个邪恶的魔王——是罪恶之子，他的父亲撒旦养了这样一个儿子可以无愧于世。他竖起一个指头，我就被剥夺了地产和财物，只因为我是一个犹太人；他做一个手势，一个女人就被酷刑折磨死，一个懦怯的丈夫就自杀了；而我们两人，基特和我，就被追逐了半个世界，终于被赶到这艘麻疯病船上。至于这艘船，所有的人如果见到它都会恐惧地惊叫着从这条船上逃走……他再次俯身向前，耸耸他巨大的肩膀。德尔·托罗此刻无关紧要。麻疯病船长的问题把别的一切念头都挤出了他的头脑。

“听我说明道理，基特，”他说。“你知道我们的情况怎么样。我们上岸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每一个六十岁以下的妇女都会大声喊叫着逃跑。我们的买卖受人欺诈。没有人愿意和我们公平交易；他们甚至不准我们走进他们的酒店。我们并不是麻疯病人，我们应当同样有一切机会来寻欢作乐，或满足我们男性的欲望。好上帝啊，基特！那些人不久就要叛变了，而你和我将要跟着恶臭腐烂的拉扎勒司一同去死。是呀，如果你当了船长……”

基特冷峻的眼光停留在他朋友的脸上。

“如果由你来指挥，”伯纳多坚持说下去，“我们就可以驶进巴塞——特雷，甚或进入和平港，而且会受到欢迎。由于德·喀锡去年在法兰索瓦士角战死，现在圣多明哥<sup>①</sup>有了一个新的总督。这位杜喀斯爵士是懂得海盗这一行的，他自己也曾经是一个海盗。不是吗，劳伦斯·德·格拉夫，甚至自洛龙奈司以来最坏的屠夫达维特<sup>②</sup>，都可以在和平港进进出出而不受惩罚。”

“是这样吗？”基特说。

“那末为什么克里斯多弗·杰拉多，一个法国人，不能同样干呢？”

基特微笑着说：“我只好算半个法国人，你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克里斯多弗·杰拉多算什么，这个西班牙贵族的私生子算什么？或者叫基特·杰拉多，就如同整个加勒比海相信我是一个英国海盗，那又算得了什么呢？”

---

① 现今多米尼加的首府。

② 这些人都是当时著名的海盗。

伯纳多对他笑笑。“我认为金色头发的基特是属于一切国家的，他可以自己选择。”

基特光滑的前额因思索而起了皱纹。他回忆那一天拉扎勒司第一次当着他的面取下面具，它掩盖着他的不成人形的、僵尸似的脸。他摸索着面具带子的几根手指肿胀得可怕，而且发白；手指在第二节以下都断了，没有指甲。当时基特倚着门框，好奇地看着他。接着，面具从拉扎勒司的脸上摘下了，基特就注视那看上去象一只老狮子脸的面容：鼻子很大，边缘上有一些重甸甸的小瘤子，眉毛高耸，周围有皱纹，两颊松软，上面有许多死白色的斑点，耳朵非常之大，又厚又长，令人难以置信。

从高耸的眉棱下望出来的蓝眼睛，乍一看来显得无限凄怆，然而接着就闪出了怒气。

“我是让人们服从我的，孩子，”拉扎勒司大声咆哮，“可别老是盯着我！”

起初的情况是如此。但是基特现在才发现，拉扎勒司内心的寂寞以及追逐着他的恐怖。他还了解到，拉扎勒司要不是有这种可怕的疾病，他就可能成为一个仁慈的、好心肠的人。基特抬起头瞧瞧伯纳多。

“不行，”他温和地说，“我不能允许杀害一个年老而病残的人，就他而言，他待我算是很好了。”

“谁说过杀人啊？”伯纳多问道。“这个大海里有千百个岛屿，人们可以在这些岛屿上生活，拿水果和蚌蛤当作食物，还可以用猎枪打鸟吃。哎，我们甚至可以给他买一个黑人姑娘或加勒比姑娘，又年轻，又热情，来温暖他的老骨

头。那是让他享福嘛。”

基特皱起了眉头。“太可怕了，一个人单凭油嘴滑舌就能够粉饰他的卑鄙行为，”他大声说。“不行，伯纳多——不要再谈这个了。”说着，他把头转向别处。

海风从东方吹来，径直地刮过希斯巴尼奥拉岛，因此全部棕榈树都背风弯曲着。不时有一片棕榈叶从树干上脱落，飘到海里。巨大的波涛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滞重的慢速度耸涌起来，似乎海水是稠粘的糖浆做成的；接着，波涛又砉然而下，以成吨的白浪冲击着“海花号”船尾。这艘双桅船的主帆都收落了，只用三角帆和斜杠帆推着它笔直地向西航行，因而只有它的狭窄的船尾受到海浪的打击。它滑进一个润滑的长长的海槽，只有它的两根桅杆能够看到，然后它有气无力地升上来，它的船头的斜桅翘向天空，在波峰上停留了好一会儿，直至反复无常的风浪再一次把它抛掷下去。

正在这时，有一小群人拥上前甲板，犹犹豫豫地向拉扎勒司的舱房走去。基特抬头一看，象出于本能似的，立刻站起来，大步奔向麻疯船长舱房的房门，他意识到威胁已久的叛变即将爆发。在拉扎勒司的秽臭、阴暗的房间里，这位船长忧郁地瞧瞧他。

“有什么紧急事情呀，基特？”他问道。

“那些人……”基特说，声音是焦急的。

“叛变了吗？”拉扎勒司大声说。“我已经预料到了。哎，基特，我们要不要把它平服下去？”

基特惊奇地瞧瞧他，“我们要不要把它平服下去？”他重复了这句话。“这难道还需要问吗？”

“要问的，基特。”拉扎勒司慢慢地说。“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我死了，你就可以当船长。难道我应当为了多活几年、享受一点值得怀疑的乐趣而妨碍你的擢升吗？我的生命算得了什么，基特，值得这样固执不放吗？”

基特瞧瞧那麻疯船长，他的蓝色的眼光非常清晰。

“我不要这样的代价来得到擢升，先生。”他平静地答道。

“你是一个好小伙子，基特。我喜欢有你这样一个儿子。总之，无论如何，你使我的晚年过得比较愉快。”他缓慢地站起身。“我要去对付这群蠢猪了，虽然事情的结果对我没有多大关系”。

“那末让我来对付他们！”基特大声说。“这是他们学习好好地服从的时候了！”

“你当了船长，有足够的时间让他们学乖的，基特，”拉扎勒司说，他的损坏得可怕的手指摸索着面具。

“你认为这种事情还会再发生吗？在任何一次叛变中我总是追随你的。我曾经带领这些狗东西劫掠过十二艘大货船，但是有什么用呢？他们仍然妒忌我的擢升。他们太需要从我手里得到一点教训了。”

“那末他们会得到的。”拉扎勒司温和地说。

“你武装好了吗？”

“是的。”基特大声说，同时按按他的大手枪的包银的枪柄。

“我们不要杀伤任何人，除非万不得已，”拉扎勒司说。

“恐吓他们一下比较好。我想恐吓一下就够了。”他给自己取

下一支鸭脚形的手枪，基特好奇地看着这个奇妙的武器。这支枪有四根枪管作扇形排列，因此它的火力可以控制一艘船上的整个甲板。这枪只有一个发火机括，只要扣一下扳机，四根枪管就一齐发射。基特注视着拉扎勒司装填弹药，他在每根枪管里塞进了大量火药，然后在上面各装了十来颗小子弹。这支多管枪一响，整个甲板上的人都会被扫倒。

“英国的乔治制造的，”拉扎勒司说，“专门为了镇压暴动的紧急目的用的。现在如果你取下挂在那边的那支大口径枪，你就可以和我一样地武装得很好。不要怕碰它，基特。我在挂起来之前擦拭过多次了。”

基特取下那支极为笨重的短枪。这支枪虽然和一般手枪一样短，但却有一个枪托，它的喇叭形的枪管擦得铮铮亮的。

“装上碎铁片，放在三倍份量的火药上面，”拉扎勒司说，“这东西会象西班牙骡子那样反冲，但是如果不得不开火的话，那就不会留下任何人来反对我们了。”

基特装填弹药，眼睛却始终盯着房门。

拉扎勒司摇摇头。“他们不会在这里袭击我们的。他们在门口要一个一个过来，那我们就可以从容不迫地收拾他们。绝对不用害怕——他们会等候到我们认为方便的时候。”

基特站起身来，那支奇形怪状的短枪挂在他的手臂上。

“还有一件事情，基特，”拉扎勒司说，“这件事情结束以后，我们就航行到皇家港去。”

基特扬起了眉毛。“到牙买加去，为什么？”

“让我在英国的领土上上岸。你们的船开走以后，我要向那儿的当局自首。等一等，孩子，听我讲完！虽然英国和西班牙结成了这个该死的同盟来对抗法国，但是对我可能发生的最坏的事，无非是把我流放到某一个荒岛上。这次和西班牙的暂时妥协是不会长久的。自从德雷克以来，我击沉的西班牙船只，比任何一个英国人都多。不管同盟不同盟，我国的同胞和我具有同样感觉。此外，”他别扭地笑笑，“他们哪儿去找一个敢于接触我的皮肤、把绞索套到我头颈上的绞刑刽子手呢？”

基特皱起了眉头。“这是你的愿望吗？”他大声说。

“是的，基特。我对海洋和战斗感到厌倦了。而且应当让位给青年人了。走吧。”

他们拐弯抹角地走着，在船的颠簸中平衡着身体，到了甲板上。那群船员们面对拉扎勒司的舱房站成一个半圆形，他们脸色阴沉难看。只有伯纳多离开他们单独站着，他那大的手枪带斜挎在肩头上。基特和拉扎勒司登上甲板时，伯纳多就不声不响地走到他们旁边站着。基特嘲弄地微笑了一下。

“我可曾抛弃过你吗？”伯纳多沙声地问。

“从来没有，”基特答道，“我当然知道你会站在我们一边的。”

“现在你们好象要和他死在一起，犹太人，”拉扎勒司说。接着，他转向那些船员们说，“把你们的话讲出来吧，孩子们，并且现在就可以把问题解决！”

一个人走上前来。他叫梯姆·沃特斯，是一个枯瘦的英

国人，他的脸上有一条匕首划伤的创疤，从眉毛直到嘴唇，一只眼睛瞎了，上嘴唇被创疤牵着向上翻，因而当他阴惨地微笑时，就露出了嘴里的大黄牙。

“嗯，船长，”他说，“我们在想，我和我的同伴们在想……”

“往坏里想，毫无疑问的，”拉扎勒司大声说。“说下去。”

“你瞧，船长，我们正处在一个倒霉的大风暴袭击中，这是你知道的。而这里有一个向风群岛中最好的港口，离我们右舷不到四里格路程”。

“对。但那里有二十来艘法国军舰，从快速战舰到单桅战船。对于这一点你们有什么想法呢，梯摩西？”

沃特斯的一只瘦骨棱棱的赤脚在甲板上磨蹭着。“他们法国人，”他胆怯地说，“对海盗是很好的。特别是同那些可以和他讨论吃青蛙的人。现在，如果‘海花号’在主桅上有一面法国国旗飘扬着驶进港口去……”

“而且由船长拉扎勒司指挥着它，他击沉过三十多艘法国船只？你对这个问题也有一个答案吧？梯摩西！”

沃特斯踌躇了，他扭转带着伤疤的丑脸瞅了他的同伴们一眼。

“我和那些孩子们想，”他终于开口说，“你应当下台。由杜普莱当船长——”他向一个矮小结实的加斯肯人点点头——“那末，他们吃青蛙的法国人就会象兄弟般地欢迎我们。我们可以把你藏起来，往后再把你放到岸上去。那时你可以跑到山里去，象一个国王似地在那儿生活，有二十个



黑种女人侍候你。”

“我知道了，”拉扎勒司镇静地说。“而且，如果法国人到船上来搜索，你们就把我交给他们，而且还戴上镣铐，对吗？”

沃特斯不安地望望其他船员。人群之中响起一阵低语。沃特斯壮了胆，转过身来，脸上显出一阵狞笑。

“哎，如果你要这样搞，船长，”他说，“看来我们还是现在当场解决吧！”

基特看见那些人集合起来准备冲击了。他快步上前，把那支大口径短枪平举着。“我想，”他镇静而清晰地说，“我会乐意把你们半数人送进地狱。”

“其余的半数交给我，”拉扎勒司吼叫道，也把扇形的四管枪平举着。

“如果你们还剩下一个人，”伯纳多笑嘻嘻地补充说，“就让我来射穿他那干瘪的肚子。”

那些人好象碰到一堵墙似的停住了。基特看见他们恐怖地睁大着眼睛，望望大口径枪的枪口，又望望鸭脚形枪的四个幽暗的枪口，然后又望望伯纳多手里的细长的决斗手枪的枪口。

“哎，你瞧，船长……”沃特斯颤声说。

“你这个笨蛋，你这个可鄙的胆小的野狗，”拉扎勒司慢慢地说，“你认为你是拉扎勒司的对手吗？”

“不，船长，”沃特斯哀声叫道，“我们不打算伤害你。我和那些孩子们不过是想稍微约束你一点，使你可以不致于受到伤害。”